

生的意志

• 張福慧 •

淒清的夜晚，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暗室裡，沒有燈光，即使月色也因為窗簾的原故無法透射進來。這樣，他覺得舒服些，雖然無盡的空虛籠罩在他的四周。

有人說，回憶的世界雖免不了傷感，但仍然是美麗的，至少在心靈空虛的時候，它會引人進入一個安慰的寧靜並柔和的境界。

他，周培克，一個中年的商人，原住在廣州，擁有一家頗具規模的商行，並且一個美滿快樂的小家庭。妻子淑芳是一個非常賢慧而能體貼丈夫的主婦，自從君麗（他們唯一的女兒）出世後，更使家庭無情的烽火毀了多少幸幸福的家。

可憐淑芳爲了和母親道別，在娘家與母親依依不捨的當兒，耽誤了最後一班的班車，殘酷的環境活生生拆散了他們恩愛的夫婦，可愛的家庭了。

到了臺灣，培克總是在愁鬱中打發着平淡的日子。

他漸漸地雨髮白起來，額上的皺紋刻劃着飛逝的無情歲月，他老了，蒼老得連自己都不敢置信。

值得欣慰的是君麗慢慢地長大了，像成熟的葡萄有着豐滿的顏色。她在父愛的溫馨下無憂地生活，是不知道外來的風雨的。

說真的，她臉上的笑靣，還有那雙盈盈靈活的明眸，能說不跟她的一般地神似嗎？

此刻，培克等候着女兒的回家，他實在放心不下。最近她常常弄到深更半夜才回來，誠然，做父親的應該盡量教養自己的子女，他不能辜負這份天職，更何況他不敢想像鐵幕中的愛妻仍否平安地活着，現在君麗是他身邊惟一的親人，也是他的命根，他不能沒有她，他們是應當相依爲命的。

「嘟嘟……」汽車的音響劃破了沉寂的夜空，把他從苦惱的、複雜的思索中驚醒。

拉開了窗簾，從窗櫺沿望下去，他發現由一部流線型的汽車下來的一對男女，男的是一個油頭粉面的少年，女的正是君麗。

輕浮的少年吻別君麗，她沒有拒絕。他看得有點生氣，胸中忿憤的，真想下樓去教訓他們一頓，但他沒有那麼做。

「爸爸：您還沒睡？」

「唔，天熱，睡也睡不着。」

他誠懇的聲音：「麗兒：妳又到這半夜才回來？去哪兒了？」

「啊，爸爸！」她很自然地說下去：「應酬，是免不了的啊，今晚一個同學生日，我被迫着非參加他們的Party不可，又有什麼辦法？」她把双手一攤，聳了聳肩，作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。

「好，好……我拗不過妳，不過，孩子！不是爸要管妳，妳明年才高中畢業哪，整日不讀書東遊西蕩的不像話呀，自己要檢點些，可不要到時候畢不了業啦！」

「爸爸！」她厭惡地喊。

「我問妳，剛才送妳回來的哪個人是誰？是誰呀？」

她臉上泛起了紅霞，帶着三分嬌羞似的說：「他，他是……是我同學的表哥，曹靜海！」

「孩子，妳聽爸說，爸不反對妳交朋友，可是這年頭壞人可多着哪！」

「其實他對我挺好的，還常常送東西給我呢！」

「好了，去睡吧！記着爸的話，交友要謹慎！」

這是大豐罐頭企業公司，培克是公司的副會計，他在這公司有六年的歷史了。會計楊先生因爲第二期的肺病已經辭職，換了一個新人鍾祥富，這個人來頭很大，據說是總經理的堂侄兒，年紀不過三十歲左右，兩個眼睛像金魚般，好像要突出來的樣子，一個鷺鳥似的鈎鼻，十足一副奸相。更使人看不慣的是他那媚上欺下的那種德性，唉，真叫人嘔氣！

說真的，論資歷許多職員都爲他會遞補會計這個缺的，這年頭老實人很難做，沒想到……

鍾會計有一個認識不久的姘婦，這姘婦姓何，是個娼妓出身的下賤女人。

「喂，阿富！你的妙計實現了嗎？」

「哦，爲了你，我是不顧一切的，嘻嘻，我的寶貝兒！」

「別肉麻勁了。告訴你要是你這個計劃告吹了，那我們祇好分手！」

「周先生：晚上我請您老兄在金城飯店吃晚飯，可千萬別失約啊！」

——！快要下班的時候，鍾會計說。

飯店樓上的一角，有兩個人在辯論著什麼，兩個人弄得面紅耳赤地，其中一個站了起來忿忿地說：「我不幹！」就拂袖走了。那人就是周培兒。

納能通過上言而不易發覺的，況且出
納胡傑仁也早買通了。但是，培克一向都是奉公守法的，固執到底的個性，他覺得無論境
境如何艱苦，他不能向罪惡低頭，他不能讓胸中的正義感被束縛着，他有他個人的理想，有他個人的生活方式，不能隨俗沉沉的。

會計自語，綈笑地。「好啊，瞧我的，哼哼！」一锤

回到家來，君麗已睡着多時了。桌子上却壓着一張紙條：「爸爸：您不是答應給我買部英漢大辭典的麼？您明天給我買好嗎？祝晚安！」

啊，不錯，他答應過的，明天

他愉快地在中正路走着，此刻他的褲袋荷包裡裝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，有了錢，連在街上走路都似乎要神氣一些。

買一部辭典，對，早就該買的！買了回去，君麗多開心啊！他想起妻的囑咐：

「務要使君麗生活得幸福，她是我倆至愛的啊！」

可是，現在它得離開多年相伴的主人了。

「六十五元，一毛錢也不能再加了」。當鋪伙計冷冷的聲音。

他忍痛地押了錢，把那款買了辭典匆匆的帶回家中。

「爸爸」！君麗感激地呼喚着他，他覺得有一股暖流，一種安慰，他沒有理由不盡力，讓這無母的女兒快活的生活下去。

不，不能對女兒失信！使她的希望變成了失望的。

他顫抖的手摸入了褲子的小袋裡的掛錶，那是一隻「奧馬」牌的名錶，還是他在結婚的時候舅舅從上海送給他的，樣式雖然古老，表壳雖然腿了色，但機件還是很靈敏的。

臺中書局是臺中市最大的一間書店，他翻閱了半天，終於發現了君麗所需要的辭典了。

「包起來吧！」他掏了掏褲袋，那個用牛皮紙製的信封裝着的一個月份，應得的新金不翼而飛了。

他巨大的汗珠流了下來。

一定是他，那個白府綢衫的少年這這可狠的害蟲！

他記不清他是如何尷尬地向書局職員表示歉意，然後下意識地向著歸途走，惆悵的踱着哀愁的步伐。

快要到「台中書局」了，他的心情很輕鬆，如果早十年的話，他真要吹起口哨來了。

「怎麼？走路不帶眼睛」？一個穿着白府綢衫卡其褲，戴着一頂大甲帽和太陽眼鏡的青年和他碰個面對面。

培克慌忙連聲「對不起」的道歉，那個白衣黃褲的青年走過去了。

100

他怔怔地拿了那份退職通知書，以及那筆數目不大的遣散費，麻木似的從辦公室走了出來。『別難過，』我看着他說，『此處不留人自有人留人地。』我看着他說，『您一定有更好的出路的，好人總有好報……』老李走過來撫慰他說。

「哦，哦……」他木然地，接着失魂似的走出了公司，茫茫地在馬路上走。

他又想起了連年的鬱鬱不得志，想着鍾會計和他商議舞弊時的那副卑鄙的嘴臉，想着這個說謊的虛偽的社會的衆生相，想着這人擠人的世界，更聯想到失業後的生活……啊啊，他不敢再往下想。

是的，他醉了，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醉過，他想要笑，但一點也笑不出；他又想哭，但他無法落一滴淚。

君麗和靜海在汽車裡擁吻着，他們都同樣帶了一些醉意。

快活！

「怎麼樣？」？

「是的」！

麗：我發狂的愛你，你不知道嗎？我想我們應該組合一個美麗

「你，你不變心嗎？」她嬌羞地：

麗：我可以把整個的心掏出
來獻給你，我永不會變心的。相信

君麗走進了房門，發現父親和衣躺臥在長梳發椅上睡着了。

她感到詫異，她走近了他。她伏下來爲父親除去了脚上的

輕蓋在他的身上。

他裝着睡覺的樣子，紅着眼淚的頭髮，一顆創傷的心靈感到未曾有的幸福與慰藉。

這一夜，他睡得很熟。